



DAI DAI DU
ER TONG WEN XUE
JING DIAN
CONG SHU



十幅自画像

● 李心田 著



● 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十 幅 自 画 像

李心田 绘



长春文海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一位小画家画了十幅自画像，充分反映出文化大革命中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和不正常的关系，形象生动，寓意深刻。

主 编

刘 虔
刘治平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十幅自画像

李心田 著

责任编辑：陈 新

装帧设计：宋丕胜

美术编辑：宋丕胜 李文侠

插 图：仇占国

封面画：李文侠

责任校对：康童康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（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）

印 刷：保定市印刷发行公司印刷厂（望都县环城东路 19 号）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787×1092 毫米 1/32 7.25 印张 136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

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 定价：7.50 元

ISBN7—80611—353—3/I · 342

写在前面的话

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小兵张嘎》《小金马》《小英雄雨来》《王孝和的故事》《鸡毛信》等一批中长篇小说，在共和国的文学殿堂里享有殊荣，或被电台播讲，或被拍成电影，或被编入教科书，或被译成外文介绍到海外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作品中的鲜活的小主人公，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心目中皆为英雄少年的楷模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。

今天，我们把这套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奉献给小朋友们，诚挚地期望你们能和我们一起了解过去，珍惜现在，提高阅读和鉴赏能力，强化自我教育意识，做一代跨世纪的优秀人才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1995年10月1日

他们，是一个美丽的星座

——《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总序

刘 廉 郭治平

历史，用时间之石构筑着公正与尊严。

历史，是清醒的。

历史，是最好的评判者与收藏家。

站在历史的舞台上，几乎每日每时，我们都要同生活中那些平庸丑陋的东西告别。风雨里演绎人生，苦难中缔结幸福，唯有崇高永恒，庄严永恒，正义永恒，善与爱的心灵永恒，总之，美丽永恒。而一旦拥有这美丽，我们就不会分手。

摆在我面前的这一套以我们民族的革命与建设、奋斗与牺牲为背景，实现着一代代少年儿童在父辈们提携下茁壮成长的儿童文学丛书，就是这样的历史珍品。展开在书中的生活，何其丰富多采。看，“红星”在闪耀，“鸡毛信”传遍乡野，“小金马”、“小兵张嘎”、“小侦察员”、“小游击队员”们行进在历史为他们选择的“五彩路”上，于

是有了“小英雄雨来”，有了“王孝和的故事”，有了一代代少年俊杰的崛起。他们是美的，他们的生活是美的，充溢着崇高的追求、庄严的允诺、智慧的思考、力量与信念的辉煌。他们是炬火，是活泉，是林中的鸣镝，是漠野与瘠地上的花朵，是节日里欢腾的鼓声与歌声。他们的形象，滋养着并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幼小的心灵，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忠实的读者。

他们没有远去。

他们是永恒的。

他们依然活在我们心中。

他们闪烁在历史的星空；组成一个美丽的星座。

今天，让我们同我们的小读者一起，走出岁月的幕帷，再一次来到这星光下，去聆听那些动人的故事，聆听那些圣洁的人生在最初的时刻发出的风雷般壮美的旋律……

1995年10月7日，北京之秋。

第一 章



6月25日，是邱春燕的生日，1966年的这一天，春燕就满六周岁了。两个月前，妈妈就说过，到了燕燕过生日时，要送给燕燕礼物。可是6月25日到了，爸爸和妈妈很早就起来出门去了，根本就没有人提春燕生日这件事儿。

春燕的爸爸和妈妈都是老干部：爸爸邱辰是省委副书记，妈妈孟秋声是市文化局局长。她们家住在龙泉路八号的一个院子里，当爸爸、妈妈去上班后，那院子的大门是关闭

着的。

还记着春燕生日的，只有梁姨了。从春燕生下来那天，梁姨就从乡下被请了来。爸爸和妈妈说，梁姨是他们的老房东，解放战争期间，在她家中住过很长的时间。生燕燕那年，梁姨已经四十六岁了。妈妈说，请梁姨来，一来是照管燕燕，二来是进城享两天福。妈妈那年也四十六，妈妈叫梁姨为梁大姐，梁姨叫妈妈为孟大姐。

梁姨早晨起来，给燕燕穿了一件绣花的褂子，一条红色的裙子，给春燕梳了头，还在头上扎了两个粉色的蝴蝶结。她把春燕带到穿衣镜前，春燕看着镜子里那漂亮的小姑娘，高兴地笑了。

梁姨在桌上摆上一碗蛋汤、两碗面条，说：“春燕，咱俩吃饭吧。”

春燕问：“我爸和我妈呢？”

梁姨说：“都上班去了。”

春燕又问：“我哥哥呢？”

梁姨说：“他一清早就上学校去了。”

唉，都走了，怎么这么忙呢？过去都是在家吃完饭才去上班和上学的。春燕看着桌上只摆着两双筷子，觉得有些冷清。

“来，咱们吃吧。”梁姨把春燕拉到桌前，两个人对坐着，吃起面条来。

梁姨边吃边说：“今天是你生日，吃的是长寿面。”

春燕问：“吃了这面条，就长得又长又瘦吗？”

梁姨笑了：“是活大年纪，不是长得又长又瘦。”

春燕也笑了。

春燕四岁的时候就爱画画儿，她会画红五星，画红旗，画红太阳。后来，妈妈给她买来彩色蜡笔，给她买来小画书，她又照着画书画小房子、小人儿，画飞机，画汽车……

春燕还没上学，就学会写字了。她会写“毛主席万岁”，会写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，会写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”，还会写“爸爸邱辰”、“妈妈孟秋声”、“梁姨”、“哥哥邱岱”，也会写自己的名字“春燕”。后来，她每画一张画儿，妈妈就要她在下面写上名字和年龄：“春燕四岁半”、“春燕五岁”。

春燕和梁姨住在一间屋里。吃完面条，春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。那房子的墙上贴满了画儿，全是春燕画的。半年前，妈妈给春燕请了个教画的老师，那老师叫郑玉茹，是在一个艺术学校当老师的。自从有了老师，春燕作画就用铅笔和水彩了，她画线条，作素描，作静物写生。她一天到晚地画，画的画儿贴得满屋都是。

现在，春燕站在自己作的一幅水彩画前，她十分满意自己的这幅作品：下面是蓝色的大海，在金光融融的背景上，托出一轮光芒四射的红太阳——多么伟大、多么庄严哪！这是妈妈几天前叫她画的，而且要在生日这天画好。现在画好了，可是妈妈却不来看。春燕心中埋怨妈妈；但妈妈是局长，忙啊！

外面的街上，传来呼口号的声音，春燕走出自己的屋

子，想到外面去看看。她到了大门口，守门的小张叔叔不给她开门。梁姨出去买菜去了，没人领着，她是不能到大街上去的。小张叔叔哄着她，叫她在院子里玩，她只好走到后面的小花园里。

甬道两旁栽着两排葱绿的冬青，顺着甬道走过去，尽头是个很大的葡萄架。春燕走到葡萄架下，坐在一把小椅子上，数点着园中的花木：那是丁香，已经开谢了；那是海棠，也开过去了；那是牡丹，花儿已经萎了。那些紫色的、红色的、粉色的和黄色的花儿，都已经保存在春燕小屋中的画幅上了。现在，春燕在寻找新的花朵、新的颜色。她看见了，那是几盆栀子和茉莉，还有那垂在树上的槐花。说也奇怪，这几种花全是白色的，全都散着那么浓郁的香味儿。那浓香，使春燕陶醉了，那洁白的颜色，使春燕着迷了，美好的种子撒进了她的心中，她的小心田里全绽开了那白色的蓓蕾。她要把它移植在画幅上，于是，她匆匆地跑回房中去拿画板。

春燕又回到园中，她把小椅子搬到那两盆栀子花前，动手画起栀子来。栀子花瓣儿是长条形的，每个花瓣儿大约有一寸长，顶端是三角形，每朵上共有十多个瓣儿，一株上开了几十朵花，在葱翠的绿叶衬托下，煞是好看的。春燕的心中有紫色的丁香，红色的海棠，粉色的牡丹，现在又添了白色的栀子。妈妈说春燕也是朵花，是祖国大花园里幸福的花朵。幸福的花是什么颜色呢？春燕想画自己，她想象着各种各样的颜色……

“嗡，嗡——”一种十分轻盈的声音在春燕耳边振动。她转脸一看，见一只蜜蜂飞来，落在她正画着的那朵花上。那小蜜蜂不停地扇动着两只透明的翅膀，把头探进花蕊里，吮吸了一下，又抬起头来，然后又把头探进花蕊。春燕眯起眼睛笑了，这小蜜蜂多可爱呀，身上亮晶晶的，那么轻盈，那么自由自在。她凑近些，仔细端详那小蜜蜂，想把它画在她画的那梔子花上。

然而，春燕画不好那蜜蜂，那透明的翅膀怎么画呀？那毛茸茸的小脚爪儿怎么画呀？它的眼睛怎么才能画得像呢？是画它在飞呢，还是画它在停呢？春燕觉得自己无法下笔。那小蜜蜂似乎知道春燕要画它，干脆停在花心上不飞了。春燕赶紧把笔下的梔子花放在一边，她专心只画起那蜜蜂来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那蜜蜂早已飞走了，春燕还在那儿画。她一笔一笔地向画纸上添，一点一点地向那只蜜蜂身上涂着颜色。

“哈哈！”有人在春燕身后笑了起来。

春燕转脸一看，原来是郑老师站在她身后。

“燕燕，你这画的是什么呀？”郑老师笑着问。

燕燕认真地说：“我画蜜蜂。”

“哎呀，你这画的是蜜蜂吗？”郑老师指着画板笑着说，“我看这是画的你自己。”

“画我？”春燕瞪大了眼睛。

“可不是吗！”郑老师指着春燕画的那只蜜蜂说，“你



看，它头顶像你头上一样，有两个蝴蝶结。这两只翅膀像你张开的胳膊，尤其这蜜蜂的脸，这哪儿是蜜蜂呀？你看那眼睛、鼻子，那嘴巴，那小圆脸蛋儿，完全像你自己呀！”

春燕愣住了。她画的时候，一点儿也没要画自己，可是仔细一看，这只蜜蜂，不正像早上自己在镜子里看见的那个小姑娘吗？噢，我怎么在蜜蜂身上画出自己来了呢？

“这不像蜜蜂。”春燕要从画板上把画纸扯下来。

郑老师忙按住春燕的手：“这张画儿挺好的。”她看着春燕：“一张具有人格的画儿。”

春燕不大懂。

郑老师又说：“这种画儿，只有你们小孩子才能画得出来，这是童心的流露。”

春燕还不大懂。

郑老师说：“你就做一只蜜蜂吧！”

春燕茫然地说：“我做蜜蜂干什么呢？”

郑老师说：“蜜蜂勤劳，它为人间酿蜜。”

春燕还是似懂非懂。

郑老师从春燕手中要过画笔，她在那蜜蜂身上又添上些颜色。春燕笑开了，那蜜蜂竟像是穿起绣花的上衣和红色的裙子了。

“你们笑什么呀？”梁姨走来，她探头看了下那张画，也笑开了，“哎呀，春燕，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蜜蜂了？”

春燕只是笑，觉得非常好玩儿。

“你妈回来了。”梁姨说，“快看看她去。”

梁姨领着春燕，郑老师拿着画板，向前边的客厅走去。

“妈妈！妈妈！”春燕还没走进屋子就高喊起来。但她跑进客厅之后，屋子里却空空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
“妈妈！”春燕又喊了一声。

妈妈提着一个帆布兜，从楼梯上走了下来。

“妈妈！”春燕扑了过去，但她看着妈妈的脸，脚步却停下了。妈妈的脸黄黄的，两只眼泡浮肿着，眼睛痴痴的，一点笑意也没有。

“妈妈！”春燕放低了声音，仰着头，看着伤神的妈妈，“你提个兜儿干什么呀？”

妈妈像是从梦中醒来，她拉起春燕的手：“啊，我要去学习。”

“上哪儿去学习呀？”

“啊……说出来你也不知道，别问了。”妈妈冷冷的。

“什么时候走呀？”

“嗯……停一会儿有汽车来接，车来了就走。”妈妈像是十分疲倦的样子，把提兜放下，坐在椅子上。

梁姨问：“你带着替换衣裳了？”

“带了。”妈妈点点头。

梁姨说：“我给你煮了几个鸡蛋，你带着吧。”说着转身走去。

妈妈见郑老师还站在那里，便说：“郑老师，你坐。”

郑老师没坐，她把手中那张画儿递过来：“孟局长，你看，春燕画了一幅非常有趣的画儿。”

孟秋声把画儿接过来看了看，她又细看了下春燕，本来想笑的，却“吭哧”一下哭了出来。

“怎么啦？妈妈！”春燕几乎也要哭了。

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妈妈用手背抹去了泪，真地笑了起来，“这画儿真有趣儿，是把燕燕画成了蜜蜂啊，还是把蜜蜂画成了燕燕哪？”

“分不清。”郑老师说，“蜜蜂就是燕燕，燕燕就是蜜蜂。这不是构思出来的，是一种自然的流露。我估计燕燕在画蜜蜂的时候，可能也想到要画自己。就像一个人要画起伏的山峰，画的时候，脑子里又出现了起伏的波浪，画着画着，把波浪和群峰就画到一起了。”

妈妈说：“这孩子怎么会画自己呢？她还没学过画人像呢！”

“她很有天赋。”郑老师说，“她画得很像自己，但却不是靠技法。”

“但愿你将来能成为一个好画家。”妈妈脸上的愁云似乎扫去了一些。

春燕想起妈妈叫她画的那幅红太阳，忙说：“妈，你叫我画的那张画，我已经画好了。”说罢就向自己住的那间屋子跑去。

等春燕拿着那张红太阳画儿跑回客厅时，屋子里的人全都走光了。她听见院外有汽车喇叭响，便又跑出屋子，直奔大门口。

“妈妈！”春燕见妈妈正要出大门。

“燕燕！”妈妈转过身来。

“妈妈，你看这张画，你叫我画的……”燕燕捧着画，喘着气。

“很好。”妈妈看了下画，指着画幅下的空白处说，“你在这儿写上：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。”

外面汽车又按响喇叭。

妈妈再来不及说什么，只嘱咐说：“燕燕，在家要听染姨话。”转身就要向门外走。

春燕一下子拉住妈妈的手：“妈，今天是我生日，你忘了吗？”

“啊……”妈妈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，簌簌地滚了下来，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在燕燕的腮上亲亲地吻了一下，便大步走出大门。

门外停着一辆大卡车，车上已站着几个人。妈妈爬上车后，那卡车呜地一声便开走了。

春燕脸上留着妈妈的泪，她摸着那泪痕，“哇”地一声哭开了：“妈妈！……”

二

大卡车开走了，接着开来一辆小汽车。从小汽车里下来的是春燕的爸爸邱辰。他望着驶去的汽车，心头有些怅然。原来妻子在电话里告诉他，她要去参加一次重要的学习，他是赶回来谈些事情的，可是晚到一步，大卡车开走

了。

邱辰脸上有些抑郁，他走进院子，见小女儿手中捧着一幅画，站在那里哇哇大哭。他过去把春燕抱起来，一边给她擦泪，一边说：“别哭，别哭，妈妈学习去了。”

春燕边哭边问：“上哪儿去学习呀？”

爸爸说：“上公安厅招待所。”

“妈妈过去开会坐小汽车，怎么这次坐大汽车呀？”

“嗯，”爸爸觉得有些话和小孩子说不明白，就说：“大汽车上可以多坐些人。”

邱辰见郑老师要出门，便喊道：“郑老师，你来，我问你个事儿。”

郑老师便又转回来，和他们一起走回客厅。

邱辰把女儿放下，看看春燕手中的画，问：“这是你画的吗？”

春燕说：“是的，是妈妈叫我照着画册画的。”

“好。”邱辰点点头，又说：“很好。”拿回去把它好好放起来，别弄脏了。”

春燕问：“‘万寿无疆’怎么写呀？妈妈叫我在这下面写上：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。”

邱辰掏出钢笔来，在一张纸上写了“万寿无疆”交给春燕，又说：“要把字写得端端正正的。”

春燕答应着，跟着梁姨回到她们住的小屋里。她在桌上展开手中的画，拿起笔在调色盘里选择着颜色。她知道那红太阳便是伟大领袖毛主席，爸爸、妈妈是最敬爱他的，